

包益林
——著

At the
Margins of Law



我相信灵魂里的躁动与不甘，
终将要寻求出口，
难以阻挡。
我会永远记得洁净的空气，
孤独，面包和良药。

在 法 律 边 缘

羈鸟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包
益
林
—
著

At the
Margins of Law

羈鸟

在 法 律 边 缘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羈鸟：在法律边缘 / 包益林著 .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093-9629-2

I . ①羈… II . ①包…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4707 号

策划编辑：赵 燕 责任编辑：赵 燕

封面设计：周黎明

羈鸟：在法律边缘

JINIAO: ZAI FALV BIAN YUAN

著者 / 包益林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廊坊一二〇六印刷厂

开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版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张 / 21 字数 / 267 千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7-5093-9629-2

定价：58.00 元

值班电话：010-66026508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010-66031119

网址：<http://www.zgfsz.com>

编辑部电话：010-66066627

市场营销部电话：010-66033393

邮购部电话：010-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6032926)

序——我的孤独、面包与理想

——记忆有时是会骗人的，忠实于当下的记录，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露其狭隘，这种狭隘有时会让人难堪，但那又如何？

2017年9月，在中东某画廊里，我遇见了一位当地画家，连续一个多月，她都在这家画廊里作画。画廊主人是我的朋友，我的两幅作品在他的邀请下，摆放在画廊里出售。朋友介绍说，这位画家跟我一样，也是学法律的。同样专业的人，共同话题自然更多，经过攀谈得知，这位画家，博士毕业于英国一所知名大学，专业跟我也一样，经济法。据她描述，她从小就热爱绘画。但是高中毕业时，她的母亲强迫她去学习一门“实用”的专业，而不是艺术，并且告诉她：“You need to eat!”于是，她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博士毕业后在当地大学教授法律，2年后，她还是决定辞职，专职搞绘画。当然，她已经吃穿不愁了，因为她富有的丈夫非常支持她。

第一代学理工科，第二代学商科和法律，第三代人学艺术和哲学。这种说法虽不全面，也有些道理。人要先解决“吃”，才能考虑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自我实现。一个又穷又有才的人，会得到这个世界的宽容和厚待么？不容易，特别是当你没有依靠，必须孤军奋战的时候。“You need to eat!”内化为一种寻求物质安全感的选择导向，或者称“本能”。

基于这种“本能”，大学读书的几年里，我时常有一种紧迫感和焦虑感，甚至一度后悔来到这个大都市。这里上不封顶的极限诱惑，会让平凡如我的人，感到绝望。我究竟要来这个一线城市干什么？我凭什么在这里？我是不是应该去学计算机或者机械制造专业，而不是法律？

读书太少而想的太多，简直就是在说我。于是努力读书，努力学习英语，努力参加社团活动，努力向优秀的师兄师姐学习，努力地去听考研、出国和就业，甚至是恋爱讲座。要不要考公务员？要不要考雅思？要不要留下，户口能拿到么？一切的一切，能力难以撑起欲望。时光就这样飞逝而过，4年，6年。

并无悬念，我还是毕业了，就像无数人一样。无论从前多么兵荒马乱，多么焦虑无助，还是毕业了。“毕业了”，这三个字对每个学生似乎都是公平的。但是，如果再来一回，我还是会那么的焦虑与浮躁。因为在这五光十色的城市，我们太过渺小而稚嫩了。

是学生，总有毕业的一天，但社会课堂，不存在毕业。我急火火地离开校园，冲向我所幻想过的职场。作为一名法学毕业生，我面临着几条法律人常走的路，是律师，是法官？是学术，是实务？是国内，是国外？等等。我怎么选？没有人告诉我。能够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幸运，这种幸运大部分源自一所知名法学院所带给我的加持力。即使如此，当我站在十字路口，还是会对没有选择的另一条路抱有幻想，对自己没能力走的那条路抱有遗憾。而对于自己选择的那条路，只缘身在此山中，我还在探索中。

坚持写日记的习惯，我最多保持过一年，为了写这本书，第一次把不间断写作坚持了2年多。从2015年5月动笔，到2017年8月完稿。我是一个擅长幻想的人，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所以我挺喜欢写作这种可以很自我的行为。当然，讲好一个故事不简单，学法律的人讲究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人在年轻的时候，反而更敢于发表意见，说一些过头的话。好的作家，会通过看似不加

评价色彩的语句，引导读者去思索。而一些作家，则喜欢浓油赤酱地夹带私货，恨不得把自己的思想一股脑泼出来。

虽然我也是参与者，但我更喜欢做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或许是渡边淳一，也或许是波斯纳，给了我不自量力的勇气，让我斗胆去写一本关于法律人和法律圈的小说。

每个法律人都有一段无比孤独的路，不论为了面包，还是理想。这本书写给不服输的你。



2018 年 10 月于科威特

第一章	毕业	——001
第二章	意外的重逢	——007
第三章	乌冬要当律师	——015
第四章	法律圈的年轻人	——021
第五章	跨国合资纠纷	——029
第六章	禁欲同居	——043
第七章	法官与律师	——055
第八章	星洲情欲	——067
第九章	一个简单的案子	——075
第十章	舌战狮城	——081
第十一章	赴美游学	——089
第十二章	秋之末	——095
第十三章	师傅的行为有点怪	——101
第十四章	时间多得很	——107

- 第十五章 师傅成了属下 ——117
- 第十六章 初入樊笼 ——123
- 第十七章 虚实博弈 ——131
- 第十八章 速审 ——137
- 第十九章 成功的代价 ——145
- 第二十章 逃不过的轮回 ——151
- 第二十一章 迷失与纠缠 ——159
- 第二十二章 仲裁胜诉 ——173
- 第二十三章 迷途知返 ——189
- 第二十四章 离职以后 ——201
- 第二十五章 姜还是老的辣 ——223
- 第二十六章 得失心 ——239
- 第二十七章 危险关系 ——251
- 第二十八章 面包、爱情与理想 ——261
- 第二十九章 财产保全 ——269
- 第三十章 股份被冻结 ——281
- 第三十一章 独自离开 ——293
- 第三十二章 理想是一个人的事情 ——301
- 第三十三章 尘埃落定 ——315
- 第三十四章 最初的地方 ——321

第一章

毕业



2014年6月20日

乌冬被冷气给吹醒了，天亮了，寝室里其他人都已经搬走了，白色的蚊帐还挂在斜对面的床铺上面。

早就在外面租了房子，但乌冬还是决定在学校规定的离校日前回自己寝室，住最后一晚。自从大四去律所实习，她几乎没怎么在寝室住过。洗漱完毕，乌冬挎上包，坐电梯离开了梅苑5号楼。6月下旬的A市并不太热，穿过沙沙作响的喷泉，阵阵凉意袭来，她已经走出了学校的西门。她回头看了看学校，便随着熙熙攘攘的自行车流走开了。

坐了不知多长时间的地铁，她回到了位于金区的住处，这曾经是她与牛河的家，但牛河从来不把这里称作“家”，每次乌冬问他回家了没，他总会回答说——我回到了住处，或者还没。牛河比乌冬高两级，是乌冬在法学院读书时的师兄。他是个戴黑框眼镜的男生，文质彬彬，不太喜欢说话。牛河成绩优异，高中毕业时以全区文科第5名的成绩考入位于A市的S大学，并在两年后遇到了刚上大一的乌冬。

牛河在大学期间保持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并凭借对法学的悟性与热爱，顺利直升民商法系攻读硕士研究生。乌冬在大学期间过得更加随性一些，除了参加社团活动，还培养起了绘画和摄影的爱好，这也是吸引牛河的地方。

与乌冬相识的那一天，牛河正在图书馆写一篇民事诉讼法课留下的作业论文，电脑旁边堆了很多本书，其中有一本是台湾知名学者王泽鉴的民法著作，

这是他去年去台湾大学交流时买的。正在读大一的乌冬刚刚开始上民法课，授课老师是一位留德博士，推荐给学生很多课外读物，要求学生必看台湾学者王泽鉴的民法著作。大一的乌冬还是比较好学的，于是就主动问牛河可不可以把这本书借给她看一看。牛河抬眼看了一下这位师妹，她留着齐肩的长发，穿着米白色的毛衣，身材修长匀称，眼睛光亮清澈。牛河笑了，故作镇定地说：“可以啊！”说着把书抽出来。乌冬感激地连说多谢多谢。牛河说：“你是大一的吧？我是牛河，大三2班的。你看完还我吧，这是我的电话。”牛河在书的扉页用铅笔写上了自己的电话，但他忘记要乌冬的电话了。

台湾学者王泽鉴，阴差阳错地成了两个人的红娘。

乌冬是在大二时彻底放弃做一个学霸的，所以图书馆不再是她的主要活动场所。牛河依然驻守在法学院的图书馆，与他的拉伦茨、波斯纳为伴。他不喜欢踢足球、打篮球，不喜欢旅行，也不喜欢参加所谓的社团活动。

牛河对自己的评价是“还行”。他对学习和生活保持着较为刻板的自律，比如作业一定要在截止日前三天写完，比如每周晚上12点之后睡觉的天数不能超过两天，再如陪乌冬出去玩的次数，每周不能超过3次。牛河有着自己的哲学——凡事都有一个度，过了这个度就会出问题。对这个度的把握，牛河有着比较一贯的坚持和自信。

牛河具有法律人所珍视的理性，但他时常会在读书的间隙莫名地发呆，他会在无比难捱的时候到学校旁边的公园里坐上好长时间，就那么静静地坐在波光粼粼的湖边，让阳光毫无遮拦地打在脸上。尽管课业比较繁重，但牛河的独处时间总是多得让人羡慕，牛河有段时间一直想知道别人是如何度过这漫长而枯燥的时间的。“学画画吧，”乌冬对牛河说，“或者继续写你的书法。”牛河的书法写得不错，他喜欢行书，练习了很多年，运笔的时候，嘈杂的思绪便被深埋了。

乌冬不是一个放纵任性的女生，只不过相比牛河，她想得没那么多，对很多事情的认识和理解保持着克制，不怎么走心是她的生存哲学。

2013 年 9 月 16 日

钱明是哲威律师事务所（GW Law Office）的资深律师，也是该所主管诉讼的合伙人，已经 45 岁的他仍然保持着相当体面的仪表。20 多年前，他从北京大学毕业，成为当时少数几个去加拿大留学的法律系毕业生。辗转新加坡做了几年律师后，四年前，他独自一人回到了出生地 A 市，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新加坡国民了。钱明在新加坡的妻子和女儿并没有随他一同回国，所以他一个人住在 CBD 的公寓里。

钱明的前任助理是一位美国留学归来的女律师，在与钱明共事了 3 年后，去年结婚了，并选择永久告别这个永远在加班的律师行业。前任助理的离职让钱律师感到有些沮丧，他决定下一次一定要聘用一位将律师职业作为终身追求的男律师。他让人力资源部在网上挂出了招聘初级律师的启事，性别歧视的字眼当然不会被提到。

GW 律所在业内是一个以高工作强度和高收入著名的律所，乌冬对此早有耳闻。乌冬就是很想去这种律所历练一下，体验在一流律所工作的感觉。刚进入大四的她只剩下毕业论文还没有写，找工作成了当前的首要任务。牛河读研二，明年他将和乌冬一起毕业，与乌冬不同，他已经基本确定了毕业后的工作——留在一个国企的法律部。在工作选择上，乌冬与牛河没有干涉彼此的冲动，事实上，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上也从未试图干预过彼此的选择。GW 的招聘启事上虽然列明需要有一年以上工作经验，但乌冬依然把自己的简历投了过去。时间过去一周，乌冬没有收到面试通知，但她并没有死心，她决定酝酿一封电子邮件直接发给这个部门的主管合伙人钱明律师。

作为主管诉讼的合伙人，钱明的主要工作不是参与具体案件的审理或仲裁，而多是去参加研讨会或者拜访重要客户。钱明新加坡国籍的身份也使得他没有资格参与中国法院的庭审，但他可以代理中国客户的国际仲裁案件，特别是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案件。流利的英语是必须的，所以钱明团队的律师大多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的背景。人力资源部转给钱明的简历很快便超过30份，他决定今晚回家后，从中仔细地挑选出5位候选人。自从回国后，钱明很少在公寓过夜，而是经常性地去各地出差，以及每月一次飞回新加坡与家人团聚。钱明并不缺钱，如此长期与家人两地分居的生活，在常人看来多少有些得不偿失。或许他在新加坡过得并不开心，也或许他在新加坡的律师领域里永远无法获得主流的认可，毕竟他是大陆出生的新加坡人。钱明不怎么喜欢谈起他在新加坡时的工作和生活，外人自然也了解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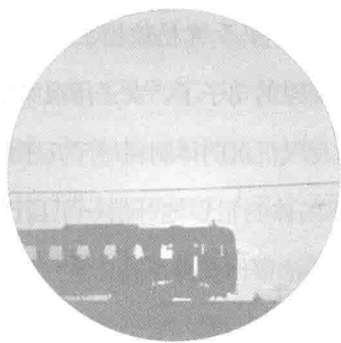
钱明对如何取得客户信任有一套自己的办法，虽然在海外生活了二十多年，但作为一个在机关大院长大的孩子，他对于中国人好面子、走后门、搞小圈子的那一套全都在行。虽然可以说一口地道的英语，但在酒桌上他滴水不漏、顾全所有人的聊天本领还是令客户很受用的。即便如此，钱明对自己团队的律师也有非常高的专业要求，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专业就是律师的生命。专业的确是律师的生命，但单纯的专业恐怕只能让律师过上温饱的生活，要像钱明一样开豪车、打高尔夫，那需要的东西可就多了。这些东西就是要靠个人的先天优势和后天造化了。牛河的导师也是一名兼职律师，以他对牛河性格和追求的了解，他建议牛河还是不要做律师了。牛河自然也不对做律师有过多的兴趣，他对法律的兴趣更多在于法学理论的研究。他曾经想过硕士毕业之后去国外读博士，但由于种种原因搁浅了。

长得不好看的女律师是没前途的。这是乌冬在大三期间去其他律所实习时收获的一句所谓的业内金句。当时指导她的律师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律师，在

男律师普遍主导的律师界，她是少数几个吃得开的女合伙人。智商已经在法学院入学考试时考查过了，情商与美貌似乎才是女律师制胜的利器。乌冬似懂非懂，她并不完全清楚她所要选择的律师职业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二章

意外的重逢



2014年1月21日

尤松今晚要去光梭咖啡馆，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放松一下了。这几天赶上年末，法院不再安排新的庭审，他才有机会按时下班。这个咖啡馆离U大学不远，他之前在U大学读在职研究生班时经常来这里。他进门后坐在拐角处的座位上，点了一杯美式咖啡。半个小时左右，咖啡馆进来了一位中年女子，朝招手的尤松点头一笑，走到他的座位前。落座后，她要了一杯鸡尾酒。尤松说：“好久不见，你什么时候回国的？”“有一段时间了。”她说。“怎么样啊，生意做得还好吧？”“还行，现在主要忙国内公司这边的事情。你呢？”尤松笑着说：“还是一个副处级法官。”她说：“你快50了吧？”“嗯，50了。”她又若有所思地问道：“你应该不缺钱吧，尤大法官？”“做官与发财是两条道，你懂的，我自然没有多少钱。”尤松淡定地回答道。“副处级法官也算官？你都50了，估计顶多以正处级身份退休吧！”尤松没有回答，低头喝了一口咖啡。

女子看出了尤松平静外表下的情绪波动，没有继续刺激他。“时也，命也，运也，我这辈子注定做不了大官。”尤松放松了一下面部肌肉，这句台词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成为他自我安慰的句子了。女子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有些木讷而又警觉的男子，他被死气沉沉的体制耗尽了几乎所有的血气。她不确定他是否还想利用这个不公平的体制狠狠地补偿一下自己的不得志。她喝了一口酒，盯着他说：“权力，我无法帮你获得，但其他方面我愿意帮你。”他回答道：“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点我早就知道，虽不敢说自己绝对清白，但至

少还没有陷进去。”她说：“当然，我也绝不会把你拉下水，只是现在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既能挽救我，也能帮到你，并且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挽救？”他笑着说，“我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莫非你即将身陷囹圄？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今天约我出来？”她突然拉起尤松的手，严肃地望着他：“尤松，我需要你的帮助，现在只有你能救我，我快破产了，海外仲裁裁决很快就要在A市法院申请执行了，一旦执行了，我不光海外资产全没了，就连国内的公司也就没了。”尤松看着眼前的女子，想起了当年。他有些恍惚了，女子接下来说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失去挚爱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像心的一块被拿走了，感觉是麻的，不会觉得痛，但时间过去很久，那块地方还是空的。很多话滞留在脑海，变成梦醒时分留在枕边的痕迹，起身后，面无表情地惆怅起来。

尤松从恍惚中清醒过来，他收回被她紧握的手，缓缓地问道：“我该如何帮你？海外仲裁决定可是一裁终局啊，裁决一旦作出，我也无力回天了。”她笃定地答道：“只要你答应帮我，就一定能帮到我，因为我的公司注册地就在A市。”他沉思了一下，没有急着说话。她看出了他的迟疑，补充道：“告我的是一家外国公司，不是中国的，你没什么好怕的。”他话锋一转：“咱们好好喝一杯咖啡吧，好久没有和你一起喝东西了。”

尤松刚工作那会儿，正值80年代末，他还是一个整天骑着自行车穿过弯弯曲曲胡同去法院上班的小书记员。由于母亲早逝，只剩下他和父亲一起生活，他经常在离家不远处的小窗口买早点。这个小窗口是在四合院厢房外窗的基础上改造的，被扩大的窗口外伸出一块木板，木板上搁着各种早点。经营这个早点窗口的是一个小姑娘，小姑娘大概只有十六七岁，东北人，长得好。尤松喜欢把自行车往窗口外一支，人都不用下来，只说一句还是老三样，姑娘便麻利地包好早点放到他自行车前的筐子里。后来，这个姑娘在这条胡同头的